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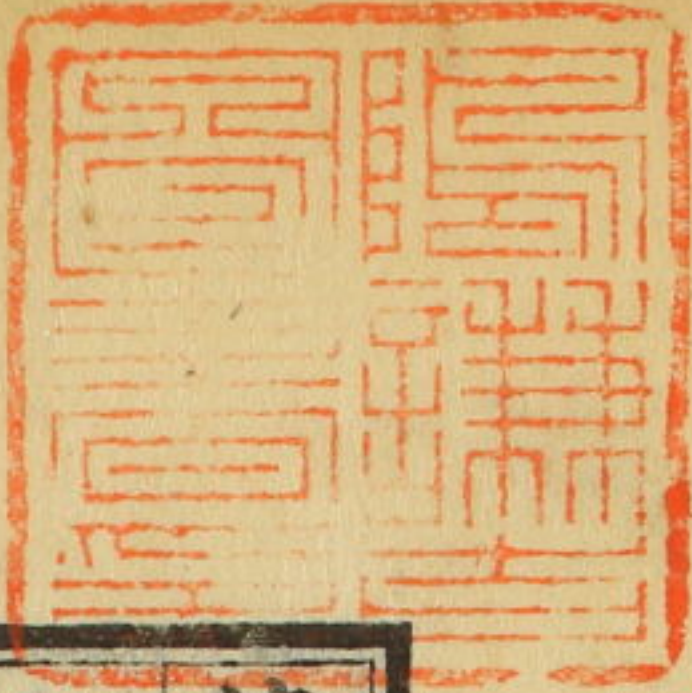


管子纂註

十五十六

仁13
61
8





仁仁門
號 61
卷 8

管子卷第十五

勢第四十二

短語十六

安井衡

纂詁

戰而懼水此

謂澹滅

澹水貌懼水澹淡之謀此

小事不從

大事不吉

不從者不得所欲也懼謀小大無所利也

戰而懼險此謂迷

中

中此謂迷也

分其師衆人既迷必其將亡之

道

惑芒疲貌恐險有伏分兵以備之其人既迷動靜者

比於死

尹知章云比近也用師之道我動而動作者

比於醜

起靜則靜者勝矣故我近於死也動信者比於距

我動而敵勢伸者近於敵戰

動詘者比於避

我動而敵勢屈夫靜

與作時以為主人時以為客貴得度則靜作無常時可

用之時不可則以為客知靜之修居而自利知作之

從每動有功臨戰之時知靜之當修則安居而自故

曰無為者帝其斯之謂矣我無為矣逆節萌生天地

未形先為之政其事乃不成繆受其刑此至聖人成

以為文節猶事也越語政作征古者正政征三字通

用此政讀當為征敵國逆事萌生天地未形可征之

兆而先為之征伐其事天因人而禍福之聖人因天

因天所禍福天時不作勿為客天時不作災變勿人

事不起勿為始人事不起怨叛勿慕和其眾以修天

地之從使其眾思慕和親以人先生之天地形之聖

人成之則與天同極諸本形作刑今從古本國語亦

之兆聖人因其所形而成之則與正靜不爭動作不

貳素質不留與地同極物也三者皆地德也聖人則

地故與未得天極則隱於德未得天至極之道則修

已得天極則致其力既已得之則既成其功順守其

從人不能伐順守其從順守人所從之道成功之道

贏縮為寶贏亦當為贏贏盈也贏縮猶進退母亡天

極寬數而止亡失也為贏縮之法無失天事若未成

母改其形母失其始靜民觀時待令而起知事未成

形母失其始所為政之失之人將論其謀故曰修陰

陽之從而道天地之常道由也修治陰陽之所從而

也嬴嬴縮縮因而為當死死生因天地之形嬴當

當合宜也嬴之縮之因時勢而為合宜之策死之天

生之因天地之所形見而施之重言之以便文也天

地之形聖人成之凡天地之所形見小取者小利大

取者大利盡行之者有天下小取天地之所形見而

而行之則大利其身盡行之者與則小利其身大取

天地同其極者也故能有天下故賢者誠信以仁

之慈惠以愛之端政象不敢以先人其心誠信乃能

也不敢先人中靜不留裕德無求形於女色其行中

因而應之也於物裕優其德無求於他其所處者柔安

靜樂行德而不爭以待天下之漬漬作猶動

也漬作猶動

也亂故賢者安徐正靜柔節先定先定柔行於不敢而

立於不能守弱節而堅處之不敢不能皆柔之故不

犯天時不亂民功犯天時違時令也東時養人先德

後刑順於天微度人萬物非時不生故堅持時令以

也善於周密者不能見其所為善大明勝太周則

民無太周也大周勝大明則民無大明也欲大周木

明獨在太周之先可以奮信大明之祖可以代天下

先祖皆謂居其首奮信奮起而索而不得求之招搖

之下招搖與道遙同下猶中也索天下而不獸厭走

而有伏網罟一偃一側不然不得俗本脫上一字偃
詩曰轉輾及側此以網罟譬求天下於逍遙之中也
獸疲厭走而後有以設網罟之地為窟穴自伏其中也
然設網有法不仆一側而起一側獸不入網中故不
得也求天下亦當待其厭亂欲歸明主之時然致之
之術當一文一武以威也
大文三曾而貴義與德大武
懷之不然天下不至也
三層而偃武與力
曾層通三層謂積累至三言重行
義與德大武三層行之
而人君得偃武與力也

正第四十三

短語十七

制斷五刑各當其名罪人不怨善人不驚曰刑
刑與
相當則人服
正之服之勝之飾之必嚴其令而民則
故不怨驚也
之曰政
四之指民飾讀
如四時之不真如星辰之不

變如宵如晝如陰如陽如日月之明曰法
貞或同差
陽皆謂一
愛之生之養之成之利民不德天下親之
定不變
曰德
不德不以
無德無怨無好無惡萬物宗一陰陽
為恩也
同度曰道
德恩也道為虛位故無恩怨好惡唯理所
在萬物貴一於此陰陽同取法度易曰一
陰謂道
刑以弊之政以令之法以遏之德以養之道
之謂道
以明之
弊斷也令諸本作命今從
刑以明之
明也
命
失民命也
令之以終其欲明之母徑
終也
母徑
終也
母使民幸
立法
其欲也然必明其
過之以絕其志意母使民幸
立法
道母導之邪徑
過之以絕其志意母使民幸
立法
民微幸
養之以化其惡必自身始
德得也身無所得
之意也
明之以察其生必修其理
昭明萬民以察其所
也
身始
明之以察其生必修其理
昭明萬民以察其所
也

條致刑其民庸心以蔽庸用也蔽拂也民致政其民

服信以聽聽服用上命也致德其民和平以讓無和心

靜德化致道其民付而不爭付以事役而罪人當名

曰刑出令當時曰政諸本作時當當故不改曰法典故

故也合於典故不敢愛民無私曰德會民所聚曰道

會合也聚謂所同歸湊也合於立常行政能服信乎

服行也此謂入君與上中和慎敬能日新乎日新其德

也正衡一靜能守慎乎衡平也一廢私立公能舉人

乎立成臨政官民能後其身乎官民皆民以官也後

國也便於能服信政此謂正紀正紀正身也能服日新此謂

行理能行道理故守慎正名偽詐自止正名正得失

舉人無私臣德咸道尹知章云無私則不妄能後其

身上佐天子後其身者必忠於所事

九變第四十四

短語十八

原作十
九今訂

凡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有數以至焉

不德其上者不為已有恩於其上也數計也曰大者

親戚墳墓之所在也親戚者父母也田宅富厚足居也變一

然則州縣鄉黨與宗族足懷樂也變二不然則上之教

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而得之無所往而得此教訓

習俗慈愛之厚，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足專為生

四變也，不然則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變五不然則罰

嚴而可畏也。變六不然則賞明而足勸也。變七不然則有

深怨於敵人也。尹知章不然則有厚功於上也。尹知章

功厚則祿多，故亦自為戰而不德於君。九變，衡謂有

厚功，君將重報之，恃之不去也。九者皆計算利害厚

薄，以決其心。此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

也。諸本德作得，今從古本趙本。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智。豬飼彦博云、智

不戰之卒而幸以勝，此兵之三閼也。

任法第四十五

區言一

區，小也。區言九五篇，皆多至論，而明法又有解，疑亦夷吾所著也。

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任公而不任私

任大道而不任小物，然後身佚而天下治。數，計數也。小物，謂小

道。失君則不然，舍法而任智，故民舍事而好譽。不務實事

好智之蔽也。舍數而任說，故民舍實而好言。舍公而

好私，故民離法而妄行。舍大道而任小物，故上勞煩

百姓迷惑而國家不治。聖君則不然，守道要處，佚樂

馳騁，弋獵，鍾鼓，竽瑟，宮中之樂，無禁圍也。守道之要，故能縱佚

樂也。琴，三十六簧，長四尺。瑟，二十五弦，樂也。不思不慮，不憂不圖。古本

無利身體便形軀養壽命垂拱而天下治此皆任法之效也

是故人主有能用其道者法數公正大道不事心

不勞意不動力而土地自辟困倉自實蓄積自多甲

兵自強群臣無詐偽百官無姦邪奇術技藝之人莫

敢高言孟行以過其情以遇其主矣言使也事心猶言彼心孟大情

實昔者堯之治天下也猶埴之在埏也唯陶之所以

為埴黏土也水和土曰埴陶瓦工也猶金之在鑪恣冶之所以鑄金

也鑪火也其民引之而來推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

止故堯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黃帝之治天

下也其民不引而來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

故黃帝之治也置法而不變使民安其法者也法一

不變更言所謂仁義禮樂者皆出於法此先聖之所

以一民者也法不立仁義禮樂無所施故曰皆出於法蓋戰國間法家之說如此而夷吾其

也祖周書曰國法為本法不一則有國者不祥二三其法

則祥更立法屢變法也典主也楊慎國更立法以典民

教訓則不祥百官服事者離法而治則不祥故曰法

者不可恒也豬飼彥博云恒上脫不字衡謂下文曰故明王之所恒者二一曰明法而固守

存亡治亂之所從出聖君所以為天下大

儀也君臣上下貴賤皆發焉儀表也為天下之儀故云大儀發起也皆由

起法而故曰法古之法也今日之法即太古之法所以不可不恒也世無請

謁任舉之人任保也保其可用而舉之無間識博學辯說之士當

依下文無偉服無奇行皆囊於法以事其主偉亦奇也囊謂

包藏之皆已藏於法中不故明王之所恒者二一曰

明法而固守之二曰禁民私而收使之尹知章云謂

使此二者主之所恒也夫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

也私者下之所以侵法亂主也俗本主故聖君置儀

設法而固守之儀者所以為表準也然故謀梓習士聞識博學

之人不可亂也然句然如此也謀信也梓讀為著齊

音同也音同則義通著明也謀梓習衆彊富貴私勇

士者信誠明著習熟事務之士也

者不能侵也信近親愛者不能離也尹知章云珍恠

奇物不能惑也惑亂萬物百事非在法之中者不能

動也動作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聖君之實用也舊

云用法為理國之實實字不可不通蓋原文作實用故

尹注之云為理國之實今本俱作實轉寫之訛耳

今天下則不然皆有善法而不能守也然故謀梓習

士聞識博學之士能以其智亂法惑上衆彊富貴私

勇者能以其威犯法侵陵鄰國諸侯能以其權置子

立相尹知章云鄰國恃權能大臣能以其私附百姓

剪公財以祿私士附百姓使百姓親凡如是而求法

私群臣不得辟其所親愛辟讀為嬖嬖愛幸也或解

相不得削取其所以私用之財於公室聖君亦明其法

而固守之群臣修通輻輳以事其主百姓輯睦聽令

道法以從其事君者如輻之轉轂也道由也故曰有

生法有守法有法於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

法於法者民也法於法以法為法則也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

此謂為大治故主有三術夫愛人不私賞也惡人不

私罰也置儀設法以度量斷者上主也萬物之來我

之倍大臣離左右專以其心斷者中主也倍背也離

度之度長短量之量多少也故云以度量斷愛人而私賞之惡人而私罰

政成乎私猶未失威權故得為中主也臣有所愛而為私賞之有所惡

而為私罰之倍其公法損其正心專聽其大臣者危

主也故為人主者不重愛人不重惡人重愛曰失德

重惡曰失威臣愛惡之君又從而愛惡之是重也德恩也威德皆失則主

危也故明王之所操者六生之殺之富之貧之貴之

賤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主之所處者四一曰文

二曰武三曰威四曰德此四位者主之所處也藉人

以其所操命曰奪柄藉人以其所處命曰失位奪柄

失位而求令之行不可得也奪失也說文奪手持佳

中遺落物當作此字今乃用脫為之而用奪為爭敘字法不平令不全是亦奪

柄失位之道也不平不全雖自操法念而人故有為

枉法有為毀令此聖君之所以自禁也為于故貴不

能威富不能祿賤不能事近不能親美不能淫也詳

于下植固而不動奇邪乃恐植謂心奇革而邪化令

往而民移奇邪之人改惡變善則無有復故聖君失

度量置儀法失當為矢形近如天地之堅如列星之

固如日月之明如四時之信然故令往而民從之堅

謂不壞不墜而失君則不然法立而還廢之還復令出而

復反之諸本復作後枉法而從私毀令而不全是貴

能威之富能祿之賤能事之近能親之美能淫之也

此五者不禁於身禁戒也是以群臣百姓人挾其私

而幸其主微幸於彼幸而得之則主日侵彼幸而不

得則怨日產夫日侵而產怨此失君之所慎也慎順

用此當為順順循也凡為主而不得用其法不適其意顧臣而

行離法而聽貴臣此所謂貴而威之也適主也不能

望臣下而為之貴臣所言則離法而富人用金玉事

主而來焉來當為求字之誤也納金主離法而聽之

此所謂富而祿之也祿福也以金予賤人以服約卑

敬悲色告愬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賤而事

之也尹知章云服約謂屈服隱約也近者以偏近親

愛有求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近而親之也
 美者以巧言令色請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
 美而淫之也治世則不然至治之世則不然或欲改
之文不不知親踈遠近貴賤美惡以度量斷之其殺
必然也戮人者不怨也其賞賜人者不德也以法制行之如
 天地之無私也依法誅賞之是以官無私論士無私
 議民無私說皆虛其匈以聽於上趙用賢云止以公
 正論以法制斷故任天下而不重也以天下為任今
 亂君則不然有私視也故有不見也有私聽也故有
 不聞也有私慮也故有不知也尹知章云凡私則不

夫私者壅蔽失位之道也上舍公法而聽私說故群
 臣百姓皆設私立方以教於國方猶道也各立其群
 黨比周以立其私請謁任舉以亂公法人用其心以
 幸於上人下以君心為心各上無度量以禁之度量
知長短多是以私說日益而公法日損國之不治從
少謂法也此產矣產生也夫君臣者天地之位也民者衆物之象
 也各立其所職以待君令群臣百姓安得各用其心
 而立私乎故導主令而行之雖有傷敗無罰非主令
 而行之雖有功利罪死然故下之事上也如響之應
 聲也臣之事主也如影之從形也故上令而下應主

稱者不可欺以輕重稱量也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
 長短猶曰尋也今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
 比周矣尹知章云比周於下所以求譽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
 用矣是故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為賞以毀為罰
 也以毀譽為賞罰官棄法以避就焉故失其治然則喜賞惡罰之人離公
 道而行私術矣比周以相為匿是忘主死交以進其
 譽解匿字句是下有故字是也故交眾者譽多外内朋
 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主不知其為姦也是以忠臣死於
 非罪而邪臣起於非功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也
 然則為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十至私人之門不一

至於庭百慮其家不一圖其國庭謂公庭諸本無其字今從古本解亦作
 其屬數雖眾非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屬數臣屬之數也木臣皆私之非以尊君而任國也此之謂國無入國無人者非
 朝臣之衰也衰減也家與家務於相益不務尊君也大
 臣務相貴俗本誤責而不任國小臣持祿養交不以官為
 事故官失其能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
 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法取則舉之法舍則不舉是使法擇人也法宜賞則
 賞賞之法不宜賞則不故能匿而不可蔽敗而不可飾
 也解作能不可蔽而敗不可飾蓋解合二句以爲一也故能則兩而字補一而字於蔽下孟子引孔子之言曰我則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古人引語多用此法非有異文也但此行匿字耳舊注云苟有材能則法

自舉之不可隱蔽也譽者不能進而誅者不能退也
是尹本亦無匿字然則君臣之間明別尹知章云謂賢不肖及有明別
則易治也主雖不身下為而守法為之可也不身自

正世第四十七

區言三

古之欲正世調天下者必先觀國政料事務察民俗
本治亂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後從事調和也從事於正世
故法可立而治可行夫萬民不和國家不安夫
非在上則過在下今使人君行逆不修道誅殺不以
理重賦斂竭民財急使令罷民力急使令屢起徭役也財竭則

不能無侵奪力罷則不能毋墮倪墮惰倪睨皆通睨

情其業而睨視他人民已侵奪墮倪因以法隨而誅

之則是誅罰重而亂愈起夫民勞苦困不足則簡禁

而輕罪如此則失在上豬飼彥博云簡慢也言民失

在上而上不變則萬民無所託其命不輕犯罪刑今人

主輕刑政輕政布政寬百姓薄賦斂緩使令俗本緩

然民淫躁行私而不從制飾智任詐負力而爭則是

過在下負恃過在下人君不廉而變則暴人不勝邪

亂不止尹知章云暴人不勝邪亂不止則君人者勢

傷而威日衰矣故為人君者莫貴於勝所謂勝者法

立令行之謂勝法立令行故群臣奉法守職百官有
 常法不繁匿萬民敦慤反本而儉力厚慤慮也儉力儉且勤也故賞必足以使使役也威必足以勝然後
 下從故古之所謂明君者非一君也其設賞有薄有
 厚其立禁有輕有重迹行不必同非故相友也迹行也行今所行之也皆隨時而變因俗而動夫民躁而行
 僻則賞不可以不厚禁不可以不重躁擾僻偏也心
 故聖人設厚賞非侈也立重禁非戾也賞峻罰不
 也人情賞薄則民不利禁輕則邪人不畏設入之所不
 利欲以使則民不盡力立入之所不畏欲以禁則邪

人不止是故陳法出令而民不從故賞不足勸則士
 民不為用不為上用刑罰不足畏則暴人輕犯禁民者服
 於威殺然後從見利然後用被治然後正得所安然
 後靜者也夫盜賊不勝邪亂不止彊劫弱眾暴寡此
 天下之所憂萬民之所患也憂患不除則民不安其
 居民不安其居則民望絕於上矣夫利莫大於治害
 莫大於亂夫五帝三王所以成功立名顯於後世者
 以為天下致利除害也事行不必同所務一也皆務
 也除害夫民貪行躁而誅罰輕罰諸本作伐罪過不發
 也尹知章云有罪則是長淫亂而便邪僻也淫貪有愛
 過者不發舉也

入之心而實合於傷民輕刑者其心愛人也而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反長淫僻是實傷人也

者不可不察也害與罪過不發夫盜賊不勝則良民

危法禁不立則姦邪繁故事莫急於當務治莫貴於

得齊豬飼彥博云齊劑制民急則民迫民迫則窘窘

則民失其所葆葆讀為保緩則縱縱則淫淫則行私

行私則離公離公則難用故治之所以不立者齊不

得也齊不得則治難行故治民之齊不可不察也聖

人者明於治亂之道習於人事之終始者也其治人

民也期於利民而止期於利民而已故其位齊也不

慕古不留今與時變與俗化位猶立也位齊謂立夫

君人之道莫貴於勝勝故君道立能勝臣民然君道立然後下從下從故教可立而化可成也夫民不心服體從則不可以禮義之文教也君人者不可以不察也體從心如四體之從心也

治國第四十八

區言四

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

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

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不安也

危鄉輕家則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則難治也

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群書治要引故下有曰是

管子卷之四十五

以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昔者七十九代之
 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諸本昔者作昔年今從然俱
 王天下者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夫富國多粟生於
 農故先王貴之俗本富國譯倒凡為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
 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游食民無所游食則必
 農下疑餉彥博云必字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
 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彊兵彊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是
 以先王知眾民彊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
 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今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
 五日食尹知章云言取一日之食也農夫終歲之作不足

以自食也然則民舍本事而事末作民舍本事而事
 末作則田荒而國貧矣諸本無下民凡農者月不足
 而歲有餘者也俗本月誤用穀物隨時而成當其未
矣物皆充足故而上徵暴急無時則民倍貸以給上
 之徵矣二月徵絲四月徵穀則民出一徵矣耕耨者有時
 而澤不必足則民倍貸以取庸矣澤豬飼彥博云言兩
貸於富者以取備秋糴以五春糴以東是又倍貸也
夫而灌其田矣凡物十日束不必布帛也秋穀既成上買之
以五春穀稍乏乃賣之以十是又倍貸也故以上
 之徵而倍取於民者四也尹知章云謂上無時之徵三
也下開市府庫之徵四也衡謂備自取之而關市之
亦曰上之徵者上徵田稅故取備灌其田也

租府庫之徵粟什一廝輿之事此四時亦當一倍貸

矣凡物需於市有市租出關有開稅實玉兵器羽毛齒角之屬凡可以藏府庫者又皆徵之民也若軍

興就現粟收其什一益戰國有此法也采薪曰廝輿

將輦者及牽傍之屬此皆不常有合四時則亦當一倍貸

矣夫以一民養四主故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者

粟少而民無積也逃徙者輒刑之不能止也常山之東河汝之

間麥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熟也四種而五獲張榜云既

刈而復再生苗成穀亦當二獲矣衡謂一種而再獲

者溢也吾鄉亦有種成穀者他穀則否故四種而五

獲中年畝二石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百步為畝則

二斗六升九合五勺弱比我九十一步有奇二石當我

管子謂之五穀之所蕃熟禹域之為瘠土可知矣一

夫為粟二百石一夫百畝今也倉廩虛而民無積農夫以

粥子者上無術以均之也故先王使農士商工四民

交能易作終歲之利無道相過也交能易作交易其

得之利無由相過也道由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

民所作無多少而民作一則田墾姦巧不生民勞同則

利均則姦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姦巧不生則民

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不生粟之國亡粟生而死者

霸死漸也漸盡也粟盡者粟生而不死者王粟也者

民之所歸也粟也者財之所歸也歲凶鄰國貴糴粟

也者地之所歸也粟多則國富國富則粟多則天下

之物盡至矣故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參徙成國舜

管子卷第十五終
非嚴刑罰重禁令而民歸之矣去者必害從者必利也先王者善為民除害興利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事也農事勝則入粟多入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雖變俗易習毆衆移民至於殺之而民不惡也此務粟之功也上不利農則粟少粟少則人貧人貧則輕家輕家則易去易去則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則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則戰不必勝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能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

尹知章云言變寄為生不能長久倚謂草木生於樹上曰寄生

言此君雖位於民上不能自有此由不利農少粟之其下猶草木寄生於樹上耳害也粟者王者之本事也諸本作王之本事也今從群書治要所引人主之大務有人之塗治國之道也

管子卷第十五終

德胸藏於聖人之不可呼以聲而可迎以意諸本意張

本意音億與敬守勿失是謂成德德成而智出所謂

德得相韻萬物果得尹知章云以智安物物皆得宜若

也自生自成他物之助此心之形也其所以失之必

以憂樂喜怒欲利能去憂樂喜怒欲利心乃反濟成濟

也亂和乃自成則安寧折折乎如在於側舒頰檀弓曰吉安

事欲其忽忽乎如將不得省事也渺渺乎如窮無極

折折爾乎如究探極遠之地也此稽不遠日用其德留也

乎如究探極遠之地也此稽不遠日用其德留也

乎如究探極遠之地也此稽不遠日用其德留也

乎如究探極遠之地也此稽不遠日用其德留也

乎如究探極遠之地也此稽不遠日用其德留也

乎如究探極遠之地也此稽不遠日用其德留也

乎如究探極遠之地也此稽不遠日用其德留也

乎如究探極遠之地也此稽不遠日用其德留也

乎如究探極遠之地也此稽不遠日用其德留也

乎如究探極遠之地也此稽不遠日用其德留也

乎如究探極遠之地也此稽不遠日用其德留也

乎如究探極遠之地也此稽不遠日用其德留也

乎如究探極遠之地也此稽不遠日用其德留也

乎如究探極遠之地也此稽不遠日用其德留也

乎如究探極遠之地也此稽不遠日用其德留也

乎如究探極遠之地也此稽不遠日用其德留也

乎如究探極遠之地也此稽不遠日用其德留也

乎如究探極遠之地也此稽不遠日用其德留也

乎如究探極遠之地也此稽不遠日用其德留也

乎如究探極遠之地也此稽不遠日用其德留也

乎如究探極遠之地也此稽不遠日用其德留也

道則心即留在此與我夫道者所以充形也道充塞

不相遠得日用其德也夫道者所以充形也道充塞

謂之行道者而人不能固道使止於身其往不復其

來不舍道之去不可召而復之謀乎莫聞其音謀牟

借字牟卒乎乃在於心忽然乃在於心冥冥乎

不見其形嗜欲塞心道乃淫淫乎與我俱生淫淫來

我俱生存在此言道未嘗離身也不見其形不聞其

聲而序其成謂之道序其成也

凡道無所善心安愛心靜氣理道乃可止所言無所

處其心善則安而愛之故心彼道不遠民得以產知

靜氣治則道可得而止之也彼道不遠民得以產知

章云人得之則以生則彼道不離民因以知故民不離人

道在人故不遠也彼道不離民因以知故民不離人

道在人故不遠也彼道不離民因以知故民不離人

道在人故不遠也彼道不離民因以知故民不離人

道在人故不遠也彼道不離民因以知故民不離人

道在人故不遠也彼道不離民因以知故民不離人

道在人故不遠也彼道不離民因以知故民不離人

道在人故不遠也彼道不離民因以知故民不離人

道在人故不遠也彼道不離民因以知故民不離人

道在人故不遠也彼道不離民因以知故民不離人

道在人故不遠也彼道不離民因以知故民不離人

道在人故不遠也彼道不離民因以知故民不離人

道在人故不遠也彼道不離民因以知故民不離人

道在人故不遠也彼道不離民因以知故民不離人

道在人故不遠也彼道不離民因以知故民不離人

道在人故不遠也彼道不離民因以知故民不離人

道在人故不遠也彼道不離民因以知故民不離人

其所發見 是故卒乎其如可與索 卒乎猶忽然也索

眇眇乎其如窮無所 如眇遠貌窮究通推尋也 彼道

之情惡音與聲 道喜靜故 修心靜音道乃可得 彥博

能視也耳之所不能聽也所以修心而正形也 內以

道之用也 外以正形 人之所失以死所以生也事之所失以

敗所以成也故凡道無根無莖無葉無榮萬物以

生萬物以成命之曰道 諸本無故字又分凡道以下

天主正地主平人主安靜 物有根莖葉榮然後有所生成今道無之而

春秋冬夏天之時也 正守

止也天有春秋冬夏則不守 然天之所以守一而止乃在於此也 山陵川谷地之

枝也 耳而地之所以能成其平乃在於此也 喜怒取

予人之謀也 喜怒取予則不安靜而謀音媒與時枝移

相是故聖人與時變而不化 政令從四時而變而所

然後能定定心在中耳自聰明四枝堅固 一定之心

也者氣之精者也 氣之最精氣道乃生 道乃生

生乃思 此氣生 思乃知知乃止矣 乃思乃知於道知止

矣凡心之形過知失生 心過知多知也多知役一物能

則視而見之聽而聞之 手足亦能守其令矣 可以為精舍 如精則可舍矣 精

也者氣之精者也 氣之最精氣道乃生 道乃生

生乃思 此氣生 思乃知知乃止矣 乃思乃知於道知止

矣凡心之形過知失生 心過知多知也多知役一物能

則視而見之聽而聞之 手足亦能守其令矣 可以為精舍 如精則可舍矣 精

也者氣之精者也 氣之最精氣道乃生 道乃生

生乃思 此氣生 思乃知知乃止矣 乃思乃知於道知止

矣凡心之形過知失生 心過知多知也多知役一物能

化謂之神一事能變謂之智專一於物能化惡為善

禍為福謂之智心術下一物化不易氣變不易智即

神也既能變化之而我之惟執一之君子能為此乎

執一不失能君萬物能執專一之德者君子使物不為

物使得一之理使君子得二一之理故能治心在於中治

言出於口治事加於人然則天下治矣謂腹自中而

口而加於人一言得而天下服一言定而天下聽公

之謂也形不正德不來中不靜心不治形不正行不

則德不來舍中謂心下又言心者所正形攝心術德

天仁地義則淫然而自至攝整也淫然來進貌其仁

下則其德淫然神明之極照乎知神明之極照萬物中

義守不忒所守不差忒也不以物亂官不以官亂

心是謂中得官謂耳目鼻口詳見于中得即德也有神

自在身一往一來莫之能思有神自在身中或往

之能失之必亂得之必治二之字指神神之得失係

敬除其舍精將自來修除之精將來舍焉精想思

之寧念治之精專一也專一思想精之嚴容畏敬精

將至定敬則精將至定而得之而勿捨耳目不

淫心無他圖耳目不淫於外物心不圖他正心在中

萬物得度如此則正心在度也道滿天下普在民所

民不能知也道無所不在特一言之解上察於天下

極於地蟠滿九州則明於天下則極於地旁則委滿

心安我心治官乃治我心安官乃安致道之法在於

者心也心以藏心心之中又有心焉中之心乃心

言音然後形是意在言前也事動於意然後形見於

使然然後治不治必亂亂乃死治亂有所使然後始

自生其外安榮精存於中自能保生內藏以為泉原

淵之不涸四體乃固泉之不竭九竅遂通氣為本

地被四海窮道全壽長故能知中無惑意外無邪蓄心

全於中形全於外無邪蓄意故心全於外不逢天菑不

目聰明筋信而骨強裕寬無所攀急也信伸同百體

乃能戴大圜而履大方鑑於太清視於大明尹知本

敬慎無忒日新其德徧知

管子集註

卷之十一

五

天也大方地也

大明日月也

衡謂鑑照也

敬慎無忒

日新其德

徧知

管子集註

卷之十一

五

天下窮於四極，敬發其充，是謂內得。諸本作內德，從古本趙本注

云故內得也，則尹本原作得矣，尹知章云：充謂道也。衡謂上文云：道者所以充形，尹得之內得者，內所得也。德是已，然而不反，此生之忒。性如此而不反，歸於道是。

凡道必周必密，必寬必舒，必堅必固。道兼此守善勿

舍，逐淫澤薄。澤釋通守善不舍，逐淫澤，釋去淨薄。既知其極，反於道。

德，既知守善，逐淫澤，德全心中，不可蔽匿，和於形容。

見於膚色。以物雜物曰和，和猶雜也。和於形容者，全

而榮善氣迎人，親於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戎兵，不言

之聲，疾於雷鼓，心氣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心術

戎心氣作金心形賞不足以勸，善刑不足以懲，過氣

見也，餘詳于心術。

意得而天下服，心意定而天下聽。氣體之充也，意情慮謂之心，氣意之動於氣者也。用思慮淺而亦得其宜，故天下服。心意起於心者也。用思慮深而一定不移，故搏氣如神，萬物備存。搏謂結搏，舊注云：搏，讀如搏，悉之搏，字是而義非。搏，古專字，能搏乎能也。言專一其氣，聰明如神，萬物具存於我，能搏乎能一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搏，一其氣，無卜筮而和見之辭也。心術作凶吉，能止乎，能已乎，止已皆不與一相韻，此亦當作凶吉。能止乎，能已乎，外求也。

能勿求諸人而得之已乎？道在於身求之，思之思之又

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

氣之極也。仲尼曰：我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寐，以思無

而不思，則罔，聖人之貴思如此，管子四體既正，血氣

此語極精，學者當服膺而勿失焉。

管子集注

卷之十六

六

既靜一意搏心耳目不淫雖遠若近搏亦誤搏合訂

一心專耳目不淫於物修身之事備矣故雖至遠之事知之如在目前也思索生知慢易

生憂暴傲生怨憂鬱生疾索求也慢侮易疾困乃死

困疾甚也思之而不捨內困外薄薄迫也內困於疾不蚤為

圖生將巽舍巽讓舍居也早不為改圖食莫若無飽

思莫若勿致節適之齊彼將自至食飽思致皆致疾

也上勸思之此戒致思者其意非相反也蓋至難之

事而急思索之不唯不通或生憂鬱之疾故節適其

思令合分劑則所思之事將自來至思索之法固當如此也凡人之生也天出其

精地出其形地出其精故魂魄歸地合此以為人精合

與形以和乃生不和不生不和者乃死察和之道其

精不見其徵不醜精當作情尹注下文平正擅胸云

字類指醜字則其所據之本亦作平正擅胸論治在

心此以長壽和之情不可見其微驗又不然但平易

二者自和忿怒之失度乃為之圖忿怒過度必致疾

節其五欲去其二凶五欲五官之欲不喜不怒平正

擅胸此即改圖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

以喜怒憂患是故止怒莫若詩詩怨而不怒疏通去

憂莫若樂樂主和樂節樂莫若禮禮主嚴而貴守禮

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

能反歸於所受天之性於凡食之道大充傷而形不

是乎其性大定而為善矣

藏大攝骨枯而血返於食而形不能藏也大飽則傷

腑也太少則骨無潤澤而血凝返也充攝之間此謂和成充攝之間此謂和成

謂和精與形之道成也精之所舍而知之所生尹知章云精智

飢飽之失度乃為之圖飽則疾動疾動以消其食飢則廣

思廣思道理不專於求食則過失自少老則長慮老飢類也故帶說之

飽不疾動氣不通於四末四末四肢之末飢不廣思飽而不

廢既飽而不廢求食之念則其害有老不長慮困乃

邀竭既老不長慮以鍊其氣速竭大心而敢寬氣而廣其

形安而不移能守一而棄萬苛見利不誘見害不懼

心浩大而果敢氣寬舒而廣博則其形安靜而不移動能守一道而棄諸煩苛之事見利害不少動其心

也古音相寬恕而仁獨樂其身是謂雲氣意行似天

雲古作云後乃加雨為雲此雲始當為云云運也後人誤為雲雨之雲因亦加雨耳言性寬恕而好仁獨

樂其身不求於外是能運動其凡人之生也必以其

勸尹知章云勸則憂則失紀怒則失端端正也憂

悲喜怒道乃無處於道不貪愛慾靜之遇亂正之靜息

讀為偶不正謂之偶淮南原道訓云所謂人者偶睦知故曲巧偽詐所以俛仰於世而與人交者書般誥

暫遇姦究王引之詐邪遇為詐邪是也言愛慾勿引勿

推福將自歸勿引福而致之勿推禍而去之但息彼

道自來可藉與謀修潔我心彼道自來因與之謀靜

則得之躁則失之靈氣在心一來一逝心靜則得之

之而逝矣逝音折與失相韻其細無內其大無外所以失之以躁

為害心能執靜道將自定定止也止而居之得道之人理丞

而屯泄理勝理也丞承也勝理相承無乘戾也屯謂積聚泄下也向中無敗向讀為胸

節欲之道萬物不害物不能節嗜欲萬物不能害也

封禪第五十尹知章云元篇亡今以司馬遷封禪書所載管子言以補之

禘篇一

趙用賢云禘篇以下多非管子書語意甚不類禘謂經言之外率非管子所著承其學者取管子語以成篇雖有純駁之異要皆有所本焉故不敢自殊也至禘篇則顯取承其學者之所著附之管子故名雜篇耳

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封積土為壇也禪埤也除地而

祭曰禘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

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梁父山名在兗州泗水縣北八十里昔無懷氏封

泰山禪云云尹知章云云云虞羲封泰山禪云云神

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即炎帝此炎帝蓋指子孫黃帝封泰山禪亭亭亭山在年陰顓頊封泰山

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

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會稽在揚州山陰湯封泰山

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尹知章云山名在博縣或在鉅平南十

三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

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縣車上卑耳之山尹知章云將上

山、纏束其馬、縣鈎其車也。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
 卑耳、即齊語所謂辟耳也。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
 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
 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鄩
 上之黍、北里之禾、陳設以不可得之事也、蘇林云、鄩
 武、改高邑曰鄩、姚氏云、屬常山、所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
 為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尹知章云、各有二翼、不
 比、不飛、其名曰鵠、然後物有不召
 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
 蓬蒿、藜藿、茂、鳩、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

桓公乃止

小問第五十一

禘篇二

桓公問管子曰、治而不亂、明而不蔽、若何、管子對曰、
 明分任職、則治而不亂、明而不蔽矣。明貴賤之分、則
 各任其職、則
 明而不蔽、公曰、請問富國、奈何、管子對曰、力地而
 動於時、則國必富矣。力、勤也、勤地、盡地利也、必
 因天時而作、然後豐收、公又
 問曰、吾欲行廣仁、大義、以利天下、奚為而可、管子對
 曰、誅暴禁非、尹知章云、此大義也、存亡繼絕、而赦無罪、尹知章
 云、此廣
 也、則仁廣而義大矣、公曰、吾聞之也、夫誅暴禁非、而
 赦無罪者、必有戰勝之器、攻取之數、數、計也、凡言數
 者、計算成敗、利

害得失輕重之屬攻取則多算勝少算取而後能誅
舍則去少利而就多利故皆謂之數也
 暴禁非而赦無罪公曰請問戰勝之器桓公既陳其
與數而問之故管子對曰選天下之豪傑致天下之
 精材來天下之良工則有戰勝之器矣公曰攻取之
 數何如管子對曰毀其備散其積奪之食則無國城
 矣公曰然則取之若何豬飼彥博云取之
 假而禮之庸引作嘉樂嘉尚之也管子對曰
 下之士至矣待之意公曰致天下之精材若何管子對
 曰五而六之九而十之不可為數尹知章云欲致精
故他處直五我酬之六他處直九我酬之十當貴其價
衡謂貴酬其價則精材之至不可為數量也公曰來

工若何管子對曰三倍不遠千里尹知章云酬三倍他
處則工人不以千里為遠皆至矣桓公曰吾已知戰勝之器攻取之
 數矣請問行軍襲邑舉錯而知先後不失地利若何
舉錯行止也或行或止管子對曰用貨察圖尹知章
而知其所當先後也管子對曰野戰必勝若何管子對
 曰以竒以竒而勝公曰吾欲徧知天下若何管子對
 曰小以吾不識則天下不足識也為人君不自謙小事以
告以其所識則天下公曰守戰遠見有患遠猶預也
之大不足徧識也管子對曰夫民不必死則不可與出乎守戰之難出猶
預見其夫民不必死則不可與出乎守戰之難夫特
有患也夫民不必死則不可與出乎守戰之難夫特
不必信則不可恃而外知管子對曰夫特

不死之民而求以守戰恃不信之人而求以外知此

兵之三闇也尹知章云苟不死不信則使民必死必

信若何管子對曰明三本公曰何謂三本管子對曰

三本者一曰固二曰尊三曰質公曰何謂也管子對

曰故國父母墳墓之所在固也使固擊固其心田宅爵

祿尊也妻子質也三者備然後大其威厲其意則民

必死而不我欺也小人之情狂於恩而讐於威故必

也桓公問治民於管子管子對曰凡牧民者必知其

疾而憂之以德勿懼以罪勿止以力慎此四者足以

治民也尹知章云疾謂患苦衡謂德恩桓公曰寡人

睹其善也何為其寡也尹知章云謂四言雖善管仲

對曰夫寡非有國者之患也昔者天子中立地方千

里四言者該焉何為其寡也尹知章云該備也謂四

為夫牧民不知其疾則民疾民憎不憂以德則民多

怨懼之以罪則民多詐詐以止之以力往者不反來

者驚距驚猛也距通以勢力強制之去故聖王之

牧民也不在其多也桓公曰善勿已如是又何以行

之將不得已當如子所言也管仲對曰質信極忠嚴以

有禮慎此四者所以行之也質猶體也四者桓公曰

請聞其說管仲對曰信也者民信之忠也者民懷之

嚴也者民畏之禮也者民美之語曰澤命不渝信也

豬飼彥博云澤釋同舍也鄭詩云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非其所欲勿施於人仁也四句皆覆上堅中外正嚴

也質信以讓禮也桓公曰善哉牧民何先管子對曰

有時先事有時先政有時先德有時先恕飄風暴雨

不為人害涸旱不為民患百川道道通年穀熟糴貸

賤貸賤出禽獸與人聚食民食言粒米民不疾疫和

也故當此時也民富且驕牧民者厚收善歲以充倉廩

禁藪澤此謂先之以事豬飼彥博云歲當作藏衡謂

也禁藪澤蕃育其物以備凶年隨之以刑敬之以禮樂以振其淫敬之使之敬也

此謂先之以政飄風暴雨為民害俗本涸旱為民患

年穀不熟歲饑糴貸貴民疾疫當此時也民貧且罷

牧民者發倉廩山林藪澤以共其財後之以事先之

以恕以振其罷此謂先之以德罷疲其收之也不奪

民財和糴而其施之也不失有德施之有道故富上

而足下此聖王之至事也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仲曰寡人欲霸以二三子之功既得霸矣

今吾有欲王其可乎有又管仲對曰公當召叔牙而

問焉鮑叔至公又問焉鮑叔對曰公當召賓胥無而

問焉賓胥無趨而進公又問焉賓胥無對曰古之王

者其君豐其臣教豐才德多大也今君之臣豐公遵遁

繆然遠二三子遂徐行而進舊注以公為桓公然春秋戰國之時桓公猶大

夫君之外未有稱其君曰公者蓋公之時桓公猶大然朝

廷公頭之地猶能遵道既退則舉錯繆然君之才

德又遠遜於二三子勉而不怠遂亦徐行而進於王

道耳言此以諭其不能王也賓胥無才德在管鮑之

下無嫌於言桓公不若臣故敢以此答之管召鮑鮑

召賓其公曰昔者大王賢王季賢文王賢武王賢武

意在此王伐殷克之七年而崩周公旦輔成王而治天下僅

能制於四海之內矣今寡人之子不若寡人寡人不

若二三子以此觀之則吾不王必矣

桓公曰吾欲勝民為之奈何管仲對曰此非人君之

言也人君當以惠民為言勝則不可勝民為易夫勝民之為道非天

下之大道也君欲勝民則使有司疏獄而謁有罪者

償數省而嚴誅若此則民勝矣尹知章云謂疏錄獄囚謁告有罪者則償

之數省有過嚴其誅罰衡謂有司疏獄而已有罪則償

則人皆得告之非有司也故酬之以物償酬也雖

然勝民之為道非天下之大道也使民畏公而不見

親禍亟及於身官公猶也雖能不义則人持莫之弑也危

哉君之國岌乎則猶而也岌岌通危貌言雖能勝民

亦危哉君之國岌岌乎

桓公觀於廐問廐吏曰廐何事最難廐吏未對管仲

對曰夷吾嘗為圉人矣傳馬棧最難棧馬所立木也傳謂編次之

先傳曲木，曲木又求曲木。俗本衍則字曲木已傳直木，無所施矣。先傳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傳曲木，亦無所施矣。

桓公謂管仲曰：吾欲伐大國，不服者奈何？管仲對曰：先愛四封之內，然後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先定卿大夫之家，然後可以危鄰之敵國。定安也是故先王必有置也，然後有廢也，必有利也，然後有害也。必有建之

然後能有廢之，必有利害之，然後能有害之。

桓公踐位，令釁社，塞禱。釁，血祭也。塞，賽同，報祭也。祝鳧已疵，獻胙。

鳧，已疵，祝姓。胙，祭肉也。祝曰：除君苛疾，與若之多虛而少實。刺苛

草也。苛，病者。益，皮膚微痛，如為苛所刺也。小稱亦曰逐堂巫，而苛病起，益桓公有此病也。冢，田虎云：若當

是也。桓公不說，瞋目而視，祝鳧已疵。諸本瞋作瞋，瞋，祝

鳧已疵，受酒而祭之，曰：又與君之若賢。諸本受作授，今從古本，時

有司酌酒與之，祝受而祭之也。曰：已下亦祝詞。桓公

怒，將誅之，而未也，以復管仲。復，猶告也。管仲於是知

桓公之可以霸也。諸本於作以，今從古本。趙本祝小

是有改過遷善之心，故知其可霸也。

桓公乘馬，虎望見之而伏。桓公問管仲曰：今者寡人

乘馬，虎望見寡人，而不敢行，其故何也？管仲對曰：意

者，君乘駁馬而濟桓，迎日而馳乎？尹知章云：海古盤

字，衡謂駁當為駮。

馬色不絕也俗多作駮駮獸名下文所說是也盤桓不進貌以文意推之此乘似謂駮公曰然

管仲對曰此駮象也駮食虎豹故虎疑焉

楚伐莒莒君使人求救於齊桓公將救之管仲曰君

勿救也公曰其故何也管仲對曰臣與其使者言三

辱其君顏色不變臣使官無滿其禮三強其使者爭

之以死三辱其君而顏色不變不忠也使有司滅其禮以此三強使者而使者以死爭之言輕公

重莒君小人也君勿救尹知章云其使不賢私桓公果

不救而莒亡

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放春者當春放浪自適也桓公曰何物可

比於君子之德乎隰朋對曰夫粟內甲以處中有卷

城外有兵刃粟五穀總名內甲謂皮中謂韃凡穀穗刃謂芒未敢自恃自命曰粟此其可比君子之德

乎粟屬也言為臣屬也管仲曰苗始其少也朏朏乎何其孺子

也尹知章云朏朏柔順貌衡謂凡古書單稱苗者皆謂梁苗至其壯也莊莊乎何

其士也莊莊盛貌至其成也由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由讀

為油油油禾黍光悅貌茲古滋字免俛通禾實則穎俛天下得之則安不得則

危故命之曰禾凡穀在稟曰禾而主梁此謂梁此其

可比於君子之德矣桓公曰善

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闕然止矐然視

尹知章云闕然矐然貌援弓將射引而未敢發也謂左右

管子纂詁

曰見是前人乎左右對曰不見也公曰事其不濟乎
寡人大惑今者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祛
衣走馬前疾冠戴冠也祛裹也右祛衣右袂其裳也事
其不濟乎寡人大惑豈有人若此者乎管仲對曰臣
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
興而登山神見且走馬前疾道也音祛祛衣示前有水
也右祛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贊
也導曰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
右涉其大濟桓公立拜管仲於馬前曰仲父之聖至
若此寡人之抵罪也久矣立下車立地也聖無所不
通也抵觸也仲父聖而待

之輕是管仲對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
形而後知之臣非聖也善承教也

桓公使管仲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古本此下
有育育乎

三字浩浩管仲不知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

公其母少少母賤賤昔者吳于戰春秋書越曰於越
書亦或作于越此

未亂不得入軍門尹

遂入為于國多國子謂游倅擿

百里後秦國之

飯牛者也穆公舉而相之遂霸諸侯由是觀之賤豈

管子纂詁 卷之十六 十一

可賤少豈可少哉管仲卒二十一年秦穆公始立管子曰然公使我

求甯戚甯戚應我曰浩浩乎吾不識婢子曰詩有之

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甯子其

欲室乎室家居室也而女也人之居室猶魚之居水故取以興也又言已未有居室女召我將安

居之也

桓公與管仲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矣

桓公怒疑仲世謂管仲曰寡人與仲父闔門而謀伐

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

人桓公曰然夫日之役者有執席食以視上者必彼

是邪夫日謂與管仲謀之且執席食執席與於是乃食將退而午食也說苑席食作柘杵

令之復役毋復相代毋復當作毋得必欲得執少焉

東郭郵至桓公令儻者延而上從後詔禮曰延延與進也俗本上誤止

之分級而上級階等也分級謂問焉曰子言伐莒者

乎東郭郵曰然臣也桓公曰寡人不言伐莒而子言

伐莒其故何也東郭郵對曰臣聞之君子善謀而小

人善意臣意之也尹和章云善桓公曰子奚以意之

東郭郵云夫欣然喜樂者鐘鼓之色也夫淵然清靜

者縗經之色也淵然靜溲然豐滿而手足拇動者兵

甲之色也溲當為溲然日者臣視二君之在臺上

也口開而不闔是言莒也豬飼彥博云呂氏春秋說苑並無二字莒字開口呼

之故知舉手而指勢當莒也且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

者唯莒句於是臣故曰伐莒桓公曰善哉以微射明

此之謂乎尹知章云言以形色也子其坐寡人與子同

之尹知章云同伐莒之謀也

客或欲見於齊桓公請仕上官授祿千鍾公以告管

仲曰君子之客聞之曰臣不仕矣公曰何故對曰臣

聞取人與人者其去人也亦用人吾不仕矣聽人言

其臣其舉不足恃也故不仕

管子卷第十六終

